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四

天台陶宗儀九成

蕭景茂漳州龍溪隔洲里人儒而有文以謹厚信於鄉里後至元間漳寇亂景茂率鄉人立柵保險堅不可破會房里有入導之從間道入景茂被執賊使拜曰汝賊也何拜賊欲脅之降以從民望景茂罵曰逆賊國家何負汝而反汝族汝里何負汝而坐累之賊相詰曰吾殺官軍將吏多矣至吾此皆懷靡求生未有若此餓夫之倔彊者察其志終不為吾用留之祇取辱耳遂縛之於樹剗其肉使自嚼之且嚼且罵曰我食我肉無若汝賊行將萬段狗彘棄不食賊怒絕其舌而死又江州路總管李黼字子威汝寧人泰定丁卯狀元及第至正十年庚寅來守是郡政修民和明年辛卯夏五月紅巾寇逼淮西公即申告江西行省以

謂九江為豫章藩屏之地蘄黃乃九江唇齒之邦不可不早為  
進兵守護或者非其過慮公乃張文榜以諭民曰為臣死忠為  
子死孝在黼之分惟知盡死守土而已所謂城存與存城亡與  
亡者也聞者悚然秋九月寇侵蘄黃屬邑公復上言宜速乘機  
進援苟淮西失守長江之險與彼共之非所恃矣行省不報既  
而蘄州陷冬十月黃州陷十一月二十五日行省平章禿堅不  
花奉中書省命領兵至公極陳攻守之策禿堅不花以隄備把  
截為辭越明年壬辰春正月初二日行省左承孛羅帖木兒奉  
總兵御史大夫領樞密院也先帖木兒命領兵進攻淮西亦來  
屯住逗留不前十四日武昌陷十六日藩王大臣官民舟航蔽  
江而下我民解散十九日禿堅不花孛羅帖木兒皆遂去僚佐  
司屬悉為一空公亟發廩賑民收召士卒數日稍輯機務繁劇

不遑寢食以二十三日卧病然猶扶簾乘舟輿領兵出境行省  
以公忠誠昭著授本省參知政事行江州南康軍民都總管便  
宜行事二月初九日禿堅不花懼臺憲公議自三山移兵入城  
十一日寇忽至城下甘棠湖縱火焚西門公立城上身當矢石  
禿堅不花從北門遯去日中執益熾分衆攻北門城遂陷公猶  
執鐵槓指揮左右迎戰衆驚潰公被執脅以刃不肯降口罵不  
絕聲遂殺之姪男秉昭亦遇害初武昌陷時公謂子秉方曰我  
國之守臣當死此土汝可奉母往下江依伯父以存吾後秉方  
曰父死國子死父有何不可公怒曰汝不遵命是不孝也秉昭  
亦告其兄曰兄不去則叔父無後不孝莫大於是某當與叔父  
同死生矣兄無慮焉秉方不獲已買舟奉母夫人行舟次何家  
堡遲留不忍捨公聞之手批責以大義遂去不半月公死又江

浙行省參知政事樊執敬字時中鄆人是年秋七月初十日紅巾自徽犯杭時公守宿衛于省有報已入北關門省吏皆次第引去公獨被甲上馬率宿衛兵急出省將揀關後者止之公曰吾封疆之守不守而去是以私利廢臣道行至清河坊口遇他走將又以兵孤且散控其馬首返公怒引佩刀斫其人曰城不守何適遂躍馬逆戰以死死時猶嚼齒罵不絕聲死之所則天水橋也又福寧州尹王伯顏字伯敬濱州人由湖廣行省知印歷官至茲任撫字多方政教大行是年春除福建鹽運司同知將行會鄰境賊衆執頗張州民群擁馬前拜且泣曰公吾之父母豈容捨我去方今兵戈逢艱起公去吾民將孰賴父老千餘人詣上司乞留公遂復留至秋賊衆自邵武間道迫福寧公募民兵得一千五百餘人為守禦備冬十一月庚辰賊進至青皎屯

揚梅嶺公與中子相引兵直抵其營與戰破之既而益衆復進我兵僅千餘人乃分為二道拒之公以五百人還守州治壬午賊衆萬餘平旦攻西門衆寡不敵吏卒奔潰公獨身奮以死自誓俄馬中流矢遂為賊所執其魁首王蕪善者謂曰聞公庶能著稱欲屈再尹此州公厲聲叱曰我天子守臣義當殺賊不幸敗有死耳魁怒令公跪公曰此膝豈跪賊耶魁益怒令左右毆之公曰我為人臣當為國死乃嚙舌出血噴其面罵曰殺我即殺毆何也然可殺我不可害吾民官軍旦暮且至殺尔等無噍類矣會其執達魯花赤阿撒都刺至責之曰汝何得與王尹同起兵拒我阿撒都刺畏慄口噤不能對公曰吾義當起兵殺賊何名拒汝曰大罵不絕口且曰吾死當為神以殺汝曹魁大怒遂害之臨死色不變立而受刃頸斷微有血如乳時年七十矣

子相亦被執魁欲官之相曰汝逆吾君又殺吾父義不共戴天我忠臣子詎能事賊邪魁知不可屈亦殺之相妻潘氏逃民間有惡少欲亂之不從執獻魁潘慟哭曰吾既失所天義豈受辱乃絕不飲食及其二幼女皆死又溧陽儒學教授林夢正字古泉吾鄉人中書以著述薦得官是歲賊眾寇溧陽獲其魁張某先生問曰爾何人也應曰我父為軍千戶紅巾入境逼我父為帥父以年老不堪從事令我代先生痛罵之曰爾之父祖世為國家臣子而爾忍偽耶既而其執復盛竟奪張去下令曰生得林教授者有賞先生匿他處搜得張曰前日罵我者非爾邪先生曰然張曰降我則俾爾為元帥同享富貴先生曰爾偽也我何為降拜三終不屈縛于樹不解衣冠而殺之又江浙行省員外郎楊乘字文載濱州人蚤為天官小史辟中書參議掾歷官

至穀城介休二縣尹拜監察御史擢今任是年杭州陷公與郎中蘇德爾王仲溫負外月忽難都事張鏞俱坐黜公退居松江之青龍鎮後御史某以公等職在贊理不當罪宜復其官爵上之事遂白十六年丙申淮人陷平江連陷松江秋七月十八日遣所署官吳縣丞張經等齎禮幣造請公遣人告曰吾發處田里父不足以辱使者吾當擇日受命請以幣置里門外經等如其言公命子貞卓具牲醴告祖禰既竣事復命酒飲逮暮起行後園中顧西日晴好慨然曰晚節如是足矣命貞等治畦處置家事如平日撫其孫虎林若怡怡自得也歸坐至夜分二子立侍命曰二子行且休吾將就寢公儉約無姬侍其熱息寢處人莫得與俱詰旦貞等恠寢門未啟發視之則公已自經得手書遺語大意言死生晝夜之理且以得全晚節為快又西臺監察

御史張公謝職居雄山縣而陷賊賊魁者素聞公有治績置公  
上坐脇之受僞官公唾罵之遂縛公妻奴九人至前先殺妾次  
殺子女以及妻每殺一人則諭公曰御史若降餘可免公弗為  
動容其罵如初魁怒拽下坐殺之此在至正辛卯秋八月間公  
諱桓字彥威南村野史曰天下之事戰爭十有餘年于茲矣為  
臣辱國為將辱師敗降奔竄不可勝計甚者含詬忍耻偷生冒  
榮以為得志名節大閑一蕩去弗顧求其忠義英烈於千百之  
中莫克什一噫忠義英烈雖出於天性要亦講之有素處之甚  
安故於造次顛沛之際決然行之而無疑如李總管黼王州尹  
伯顏樊參政執敬張御史桓林教授夢正蕭慶士景茂之殺身  
成仁視死如歸是必講之熟而處之當一旦出於人所不肯為遂  
以驚動天下而精英忠烈之氣在宇宙間與嵩華相高者自不

容泯若桓之居在閒地琅之乂坐發黜夢正之分顯講教視挫  
將帥之權受民社之託任大而責重者有閒矣一皆從容就義  
是尤難也景茂里中一儒生耳初未嘗得斗升之祿以養其父  
母尺寸之組以榮其身始於保民終於報國臨大節而不可奪  
古稱烈大夫又豈能過是與至於子為父死婦為夫死聲光赫  
奕照映史冊使百世而下知綱常大義之不可廢夫理人心之  
不可滅如此其有功於名教為何如是亦深仁厚澤涵養所致  
孰謂百年之國而無人哉

齊鶴銘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  
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歲吾翔廖廓郭多奪之遽也西累  
以玄黃之幣蔽乎茲山之下仙家無隱我故立石旌事篆銘不  
朽詞曰相此胎禽淳丘著經乃徵前事我傳爾銘余欲無言爾

其藏靈雷門去鼓華表留形義惟彷彿事亦微實爾將何之解  
化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局右割荆門歷下華亭奚集真侶瘞  
爾作銘丹陽外仙尉江陰真宰右刻在鎮江焦山下頑石上潮  
落方可模相傳為晉王右軍書惟宋黃睿東觀餘論云為陶隱  
居書良是其曰今審定文格字法殊類陶弘景弘景自號華陽  
隱居今號真逸者豈其別號與又其著真誥但云已卯歲而不  
著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  
可證云壬辰歲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隱居天  
監七年東游海嶽摧駐會稽永嘉十一年乙未歲始還茅山其  
弟子周子良仙去為之作傳即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後  
又有題丹陽尉江陰宰數字當是效陶書故題於石側也王逸  
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辛  
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年二十三至永和七  
年辛亥歲年三十八始去會稽閒居不應二十三歲已自稱真  
逸也又未官於朝及閒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決非王右軍  
書也審矣歐陽文忠公以為不類王右軍法而類顏魯公又疑  
是顧况云道號同又疑王瓚皆非睿字長孺號雲林子邵武人  
又董道書跋第六卷載南陽張學子厚所記云瘞鶴銘今存於  
焦山凡文字句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言而所  
亡失幾五十字計其完書蓋九行行之全者二十五字而首尾  
不預焉熙寧三年春余索其逸遺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  
亂石間石甚迫隘偃卧其下然後可讀故昔人未之見而世不  
傳其後又有丹陽外仙江陰真宰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山樵  
為似是真侶之號今取其可考者次序之如此又董君自書其

後云文忠集古錄謂得六百字今以石校之為行凡十八為字  
二十五安得字至六百疑書之誤也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詩  
在貞觀中已列銘後則銘之刻非顧況時可知集古錄豈又并  
詩繫之邪君字考遠號廣川東平人又國朝鄭杓衍極第二卷  
論瘞鶴銘而劉有定釋云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或曰華陽  
真逸顧况號也蔡君謨曰瘞鶴文非逸少字東漢末多善書惟  
隸最盛至於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法為世所尚元魏間  
盡習隸法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瘞鶴文有楷隸筆當  
是隋代書曹士冕曰焦山瘞鶴銘筆法之妙為書家冠冕前輩  
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後雲林子以為華陽隱居為陶弘景及  
以句曲所刻隱居朱陽館帖參校然後衆疑釋然其鑒賞可謂  
精矣以余考之一本山樵下有書字真宰下有立石二字一本

我傳爾銘作出於上真爾其截靈作紀爾歲辰張壘本作丹陽  
外仙邵亢本作丹陽仙尉又有作丹陽外仙尉者且中間詞句  
亦多先後不同尚俟擊舟過揚子手自摸印以稽其得失之一  
二可也

吾鄉柯敬仲先生九思際遇

文宗起家為奎章閣鑒書博士以

避言路居吳下時虞邵庵先生在館閣賦風入松長短句寄博  
士云畫堂紅袖倚清酣華髮不勝簪幾回晚直金鑾殿東風軟  
花裏停驂書詔許傳宮燭香羅初翦朝衫御溝水泮水按藍飛  
燕又呢喃重重簾幕寒猶在憑誰寄錦字泥械報道先生歸也  
杏花春兩江南詞翰兼羨一時爭相傳刻而此曲遂徧滿海內  
矣翦一作試

睦人邵玄同先生桂子嘗作忍默怒退四卦揭之坐隅真得保身





原件短缺

P8

慎言黎矩知止之道者矣其忍卦曰忍亨初難終吉利君子貞不利小丈夫豕曰忍剛發乎內柔制乎外故亨初若甚難乃終有吉唯君子為能動心忍性不利小丈夫其中淺也象曰刃在心上忍君子以含容成德初一小不忍則亂大謀象曰小不克忍成大亂也次二必有忍其乃有濟象曰能忍于中事克濟也次三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象曰一朝之忿至易忍也亡身及親禍孰大焉次四出于跨下以成漢功韓信以之象曰跨下之辱小辱也成漢之功大功也次五張公藝九世同居書一忍字以對于天子象曰同居之義忍克致也積而九世有容德也上六血氣方剛戒之在鬪象曰方剛之氣忍則滅也形而為鬪自求禍也其默卦曰默無咎可貞不利有所言豕曰默不言也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故無咎

悔亦可戒也

文章用事填塞故實舊謂之點鬼錄又謂之堆塚死屍見江氏類苑

今人以邪僻不經之術如運氣逆流采戰之類曰房中術按史周有房中樂漢書禮樂志高祖時有房中祠樂唐山夫人所作武帝時有房中歌又云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為之節文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殞性命禮記曾子問衆主人鄉大夫士房中皆哭注房中婦人也然房中之謂豈取此一書與

娘字俗書也古無之當作孃按說文頻擾也肥大也從女襄聲耳女良切其義如此今乃通為婦女之稱故子謂母曰娘而世謂媳婆曰老娘女巫曰師娘都下及江南謂男覲亦曰師娘娼婦曰

花娘達旦又謂曰草娘苗人謂妻曰夫娘南方謂婦人之無行者亦曰夫娘謂婦人之卑賤者曰其娘曰幾娘鄙之曰婆娘考之風俗通漢何敞為鬼蘇珠娘按誅亭長龔壽隋書高世康為絳州刺史與子弟書云况娘春秋已高温清宜奉教坊記北齊時丈夫着婦人衣行歌旁人齊和云踏謠娘南史梁元徐妃與帝左右暨李江私通李江曰徐娘雖老尚猶多情又梁臨川王宏侵魏魏遺以巾幘歌曰不畏蕭娘與吳姥但畏合肥有常虎謂常叡呂僧珍也大業拾遺隋煬帝宮婢曰雅娘唐史張旭草書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通神又武承嗣聞喬知之婢窈娘羨奪取之杜工部詩耶娘妻子走相送又黃四娘家花滿蹊白樂天詩吳娘暮雨蕭蕭曲章應物詩春風一曲杜韋娘柳子厚下殤女墓碣記始名和娘樂府雜錄張紅紅唱歌巧於市韋青納為

姬敬宗召入宮號記曲娘又望江南曲始自朱崖李太尉鎮浙西日為姬謝秋娘所製明皇雜錄呼白鸚鵡為雪衣娘甘澤謠武三思晚獲一妓曰綺娘狄仁傑至遂遶壁隙中曰我天上花月之妖也樊川集杜秋娘年十五為李錡妾錡敗入宮後坐譴歸故里又寶桂娘父良建中初為汴州戶曹掾李希烈破汴州取桂娘去李加昌桂娘具撰申胡子庸集歌成翔客喜擊觴起立命花娘出幙徘徊拜客劉賓客集恭娘本韋尚書家主謳者河東記唐進士段何卧病遇任娘留詩而愈傳奇崔氏鸞鸞婢曰紅娘霍小玉傳長安中有媒氏鮑十二娘薛蒼駙馬青衣也余媚娘叙錄陸希聲娶余媚娘媚娘約媒曰陸郎中若必得見侍中擲頰立誓不置側室及女奴圖經螭神謂之馬頭娘杜陽雜編南海貢奇女盧媚娘工巧無比麗情集陳敏兄妾越娘貌羨兄



原件短缺

P10以后缺

死遂與欵狎續齊諧記齊穎寓山陰夜見前宰妾禹文娘墨莊漫錄李后主令宮嬪宿娘以帛繞脚令織小右畧舉一二不能悉載是則今之云云皆有所本然都下自庶人妻以及大官之國夫人皆曰娘子未嘗有稱夫人郡君等封贈者載考之史隋柴紹妻李氏起兵應李淵與紹各置莫府號娘子軍唐平陽公主兵與秦王定京師號娘子軍花蕊夫人宮詞諸院各分娘子位韓昌黎有祭周氏二十娘子文以此推之古之公主宮妃已與民間共稱娘子則今之不分尊卑亦自有來矣

至正壬辰春城平江於古城墓內掘得一碑其文云三十六十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收張翼同為利不在常不在揚切須欵欵細思曷且卜水莫問米浮圖倒地莫扶起修古岸重開河軍民拍手咲呵呵日出屋東頭鯉魚山上遊星從月裏過會在午年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五

天台陶 宗儀 九成

淳化閣帖非精於鑒賞者莫能辨其真偽非博於討論者不可得其源流第六卷中嘗記祖石刻之說今復究研大畧於稽古之書質正是不於好事之人用贅于此云宋太宗留意翰墨淳化中出御府所藏命侍書王著臨榻以棗木鏤刻釐為十卷於每卷末篆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 聖旨模勒上石至仁宗又詔僧希白刻石于祕閣前有目錄卷後無篆題世傳以為二王府帖者非也蓋元祐中親賢宅後禁中借板墨百本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黧黑又多木橫裂紋時有缺敲失字處親賢宅魏王所居魏王二王也又有高宗紹興中國子監本其首尾與淳化畧無少異當時御前拓者多用價紙蓋

打金銀箔者也自後碑工作蟬翼本且以厚紙覆板上隱然為銀銕痕以愚人但損剝非復拓本之遒勁矣初徽宗建中靖國間出內府續所收書令刻石即今續法帖也大觀中又奉旨摹榻歷代真跡刻石于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與淳化則少異其間數帖多寡不同各卷末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聖旨摹勒上石此蔡京書也而以建中靖國續帖十卷易去歲月名御以為後帖又刻孫過庭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為二十二卷謂之大觀太清樓帖絳帖者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摹刻于家為石本而傳寫字多譌舛世稱為潘駙馬帖凡二十卷其次序卷帙雖與淳化官帖不同而實則祖之特有所增益耳單炳文曰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復多見其次絳帖最佳而舊本亦已艱得嘗以數本較之字畫多不侔煇家藏舊本比之今本

第九卷內今本多誤筆法且俗曹士冕曰帖總二十卷元無字號及斷眼數目單炳文曹士冕各有模刻本世傳潘氏折居法帖分而為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帖名東庫本第九卷之舛誤蓋始於此且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等二十字為次第後避金主亮諱但庚亮帖內亮字皆去右邊轉筆謂之亮字不全本又有新絳本北方別本武岡新舊本福清烏鎮彭州資州本木本前十卷等類皆絳帖之別也潭帖者慶曆中劉丞相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模刻于石真之郡齋增入傷寒十七日王濛顏真卿諸帖而字行頗高與淳化閣本差不同逐卷有慧照大師希白重模字而歲月各異中間繆處甚多朱文公譏其極為可笑者是也潭帖之別則有劉丞相私第本長沙碑匠新刻本三山木本蜀本廬陵肖

氏本等類甚多戲魚即臨江帖也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摹刻于戲魚堂除去篆題而增釋文慶元中四川總領權安節又重摹于利州黔江者黔人秦世章於長沙買石摹儋寶月古法帖十卷寶月慧照也謀舟載入黔中壁之黔江之帖增益最多澧陽石刻散失僅存者右軍數帖而已又有淳熙修內司本北方印成本烏鎮張氏福清李氏本若此之類大抵皆法帖一再之翻摹殊失筆意無足觀者汪逵字季路衢州人官至端明殿學士建集古堂藏奇書祕蹟金石遺文二千卷著淳化閣帖辨記共十卷極為詳備末云其本乃木刻計一百八十四版二千二百八十七行其逐段以一二三四刻于旁或刻人名或有銀錠印痕則是木裂其墨乃李廷珪墨黑甚如漆其字精明而豐腴比諸刻為肥劉潛夫曰近人多不識閣帖某家寶藏本皆非真真者字極豐穰有神采如潭絳則太瘦臨江則太媚又用李廷珪墨印造余始得汪端明所記閣帖行數恨無真帖叅校晚使江左用二千楮致一本尤伯晦見之曰寶物也夫真帖可辨者有數條墨色一也他本刊卷數在上版數在下惟此本卷數版數皆相聯屬二也他本行數字比帖字小而瘦此本行數字比帖中字皆大而濃三也余所得江左本每版皆全紙無接黏處一部十卷無一版不與端明所記合乃知昔人褻背之際寧使每版行數或多或寡而不肯剪裁湊合者欲存舊帖之真面目四也

太師丞相脫脫之死蓋副樞哈馬與其弟雪雪并營事頗哥失里等所以擠陷之也哈兄弟得侍上帷幄而頗在東宮為近侍故哈黨顯而私相誓曰若太師去位後我能作右相則左相

必營事矣既而入中書又震顙來其摧不顙奏除宣政使而以弟雪為御史大夫顙殊失所望未幾哈得罪杖死雪亦仰藥死初顙有侍從人亦曰桑哥失里止桑顙一字之異耳服勞執事得顙意顙舉充院宣使一日奄然長逝經日乃醒云方坐卧室榻上見二卒自外躍入導之往都城隍廟轉發獄祠祠吏曰來矣可亟解去旋又行入祠西北隅大林內有殿宇若王者居入拜殿下已仰視之則太師也太師曰我所揖者院使也於汝無預因俾左右引之觀幽圜見哈兄弟括髮閉襪顧桑泣下及出太師謂曰汝可即歸此非人間世也退而覺恍若一夢然明日同寅有來約往院使家桑辭疾且曰君幸毋泄吾忠院使不久生矣衆問其故告以詳皆相顧驚愕曰昨日院使將上馬以体少不安而入豈遽至此乎語未終有報院使已暴卒近見浙西

憲司經歷何伯大所說甚悉此特其畧耳

黃山谷煮豆帖云庭堅頓首失牛兒來終日惘然至今頭昏眼痛雖取所喜者為之亦不能如意也以是不能修問辱手誨喜承日用輕安所須諸方既無人可抄又意緒不佳顙動耳煮黑豆法確豆一升按莎極淨用貫衆一片切剉如骰子同豆斟酌水多少慢火煮豆香熟日乾之翻覆令展盡餘汁斲取黑豆去貫衆空心日啗五七粒食百草木枝葉皆有味可飽也世間不強學力行自致於古人者不可不畜此方庭堅頓首翰禮秘校足下

妓妾之以色藝取憐如寵於主家者亦曰我之富與貴有以感動其中耳設遇患難貧病彼必戚戚然求為脫身之計又肯守志不貳者哉如金谷園綠珠燕子樓盼盼韓香之於華氏愛愛之



於張逞者真絕無而僅有也大元混一以來得三人焉李翠娥  
惟揚名倡也石九山萬戶納置別業石沒李誓不適他姓以辱  
身終日閉閣誦經而已年及七十餘萬戶之子若孫遇歲時咸  
往拜之樂籍中相傳以為盛事王巧兒京師上色也陳雲嶠同  
知與之狎攜至杭陳卒奉正室鐵氏以清慎勤儉終其身注憐  
憐湖州角妓也涅古伯經歷常屬意焉汪曰君若不棄寒微當  
以側室處妾卑竊狗偷妾決不為此態涅乃遣媒灼備財禮娶  
之經三載死汪髡髮尼寺時公卿士夫有往訪之者汪故毀其  
身形以絕狂念卒老于尼若此者亦可以追踪前古之懿德矣  
錢唐道士洪丹谷與一妓通因娶為室病且革顧謂洪曰妾死在  
旦夕卿須自執薪還肯作一轉語乎夫妾歌兒也卿能集曲調  
於妾未死時使預聞之雖死無憾矣洪固滑稽輕佻者遂作文

曰二十年前我共伊只因彼此太癡迷忽然四大相離後你是  
何人我是誰共惟稱呼秀鍾谷水聲過楚雲玉交枝堅一片心  
錦傳道餘二十載邊成如夢令休憶少年遊哭相思兩手託空  
意難忘一筆勾斷且道如何是一筆勾斷李順哥終無孝順道  
遙樂永遂道遙聽畢一咲而卒日記中吳紀聞載一事云昆山  
倡周氏係籍部中張子韶為守時倡暴亡適道川來訪曰命作  
下火文云可惜可惜許大家且許道可惜許箇甚麼可惜巫山  
一段雲眼如新水點絳唇昔年綉閣迎仙客今日桃源憶故人  
休記醜奴兒斂子便須抖擻好精神南柯夢斷如何也一曲離  
愁別是春大衆還知某人向甚麼處去這裏分明會得驀山溪  
畔頭頭盡是喜相逢芳草渡頭處處六么花十八其或未然更  
聽下句唳與君一把無明火燒盡千愁萬恨心其事頗相類併

附于此云

陸伯麟側室育子友人陸象翁以啓戲賀之曰犯簾前禁尋竈下盟玉雖種於藍田珠將還於合浦移夜半鷺鷥之步幾度敬禮得天上麒麟之兒這回喝采既可續詩書禮樂之脉深嗅得油鹽醬醋之香蘇東坡咏婢謔詞有揭起裙兒一陣油鹽醬醋香之句

平江一驛舟中有題吊四狀元詩者不知誰所作詩曰四榜狀元逢此日他年公論定難逃空令太守提三尺不見元戎用六韜元舉何如蕪善死公平爭似子威高世間多少偷生者黃甲由來出俊髦元舉王宗哲字也至正戊子科二元進士時為湖廣憲僉蕪善泰不花字也時為台州路達魯花赤公平李齊字也時為高郵府知府子威李黼字也時為江州路總管此四公者或大虧臣節或盡忠王事或遇難而亡故云若論其優劣則江州第一台州次之高郵又次之憲僉不足道矣

至正丁酉春三月上海李勝一家雞伏七雛一雛作大雞狀鼓翼長鳴明年戊戌春正月錢唐盧子明家一雞伏九雛一雛有三足二足在前一足在後三月諸暨表彥城家一雞伏五雛一雛有四足二足在翼下不數日皆死而各家亦無他異

越嶺縣剡溪胡氏諱妙端適同邑祝某至正庚子春為苗獠虜至金華縣將妻之義不受辱乘間嚙指血題詩壁上已赴水而死三月廿四日也獠帥服其節為立廟祀之邑人咸曰烈女廟詩曰弱質空懷漆室憂搜山千騎入深幽旌旗影亂天同慘金鼓聲淫鬼亦愁父母劬勞何日報夫妻恩愛此時休九泉有路還歸去那箇雲邊是越州

盧伯玉文璧至正初尹荆山日忽有一巨蠅登廳前兩目瞠視類  
有所訴者令卒尾之行去縣六七里有廢井遂跳入不出既得  
報往集里社汲井獲死死乃兩日前二人同出為商一人謀其  
財而殺之掩捕究問抵罪死者之家屬云其在生不食蠅見即  
買放豈一念之善為造物者固已鑒之蠅能雪冤良有以也

宋劉改之先生過詞瞻逸有思致賦沁園春二首以咏美人之指  
甲與足者尤纖麗可愛一曰銷薄春水碾輕寒玉漸長漸響見  
鳳鞵泥汙偎人強剔龍涎香斷撥火輕翻學撫瑤琴時時欲剪  
更掬水魚鱗波底寒纖柔處試摘花香滿鏤東成斑時將粉淚  
偷彈記縮玉曾教柳傳看筭息情相著搔便玉体歸期暗數畫  
編闌干每到相思沉吟靜處斜倚朱唇皓齒間風流甚把仙郎  
暗福莫放春閒一曰洛浦凌波為誰微步輕塵暗生記踏花芳

徑亂紅不損步苔幽砌嫩綠無痕襯玉羅慳銷金樣窄載不起  
盈盈一段春嬉游倦笑教人歎捻微褪些根有時自度歌聲悄  
不覺微尖點拍頻憶金蓮移換文鴛得侶綉網催衮舞鳳輕分  
懊恨深渡牽情半露出沒風前煙縷裙知何似似一鉤新月淺  
碧籠雲近卻青溪亭貞嗣其躰調以咏眉目真雋求有味一曰  
巧鬪鸞環纖疑嫵媚明粧未收似江亭曉玩遙山拂翠宮簾暮  
捲新月橫鉤掃黛嫌濃塗鉛訝淺能畫張郎不自由傷春倦為  
皺多力翻做嬌羞填來不滿橫秋料著得人間多少愁記魚  
箋緘戶一以偷歛雁鈿膠併運指輕揉有喜先占長顰難効柳  
葉輕黃金有否雙尖鎖試臨寫一展依舊風流一曰添點填  
鳳稍侵鬢天然俊生記隔花瞥見踈星烟烟倚闌凝注止水盈  
盈端正窺簾夢騰並枕睥睨擅郎長是青端相久待嫣然一笑

密意將成困酣曾被鶯驚強臨鏡按抄猶未醒憶帳中親見似  
嫌羅密尊前相顧翻怕燈明醉後看承歌闌鬪弄幾度孜孜頻  
送情難忘處是絞綃搵透別淚雙零

李恭敏公者所居在江陰之南門其門首巷坊亦題曰恭敏不知  
當日名坊之義而七八十年來子孫消削第宅傾圮殆盡棄遺  
故址竟為里豪薛得昭所吞土木一新鄉閭健羨忽有人獻諂  
於薛云若不除去舊坊終非君家利也薛深然之指數恭敏之  
族尊且長者惟李唐卿可主其事乃呼至贈泉百緡李欣然撤  
之一夕嚙語呻吟甚苦妻急呼之覺問其故曰我夢見袍笏大  
官自云是我社責以不能世守其業又毀其坊既罵且撻我負  
痛叫號故致此耳語既果死莫救又數年城燬于兵薛氏室羣  
財產悉空貧無為計遂執幹役於時貴之家噫子孫之不肖強

霸之用心皆可為後人鑒也

余家天台萬山中茅屋可以芘風雨石田可以具饘粥雖行江海  
上而泉石草木之勝未嘗不在夢寐時見也偶讀廬陵羅景綸  
大經所著鶴林玉露有曰唐子西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  
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及階落花滿徑門無剥啄松影  
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啜之隨意  
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社詩韓蘇文數篇從  
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麴糶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  
齒濯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  
筆窓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書卷縱觀之興到  
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茗茗一柸出步溪邊邂逅園  
翁溪友問桑麻說杭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飽歸

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入目  
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絕妙然  
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駝獵於聲利之場者但  
見袞袞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  
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  
四十所得不已多乎此羅君語也余蓋亦知此妙又矣風塵頃  
洞豺虎咬人幾賦歸與之詩計無所得又未知何日可以遂吾  
志也掩卷為之三嘆

江浙平章子山公書法妙一時自松雪翁之後便及之嘗問客有  
人一日能寫得幾字客曰聞趙學士言一日可寫萬字公曰余  
一日寫三萬字未嘗以力倦而輟筆公號正齋恕叟又號蓬累  
叟康里人

李當當者教坊名妓也姿藝超羣出輩流忽翻然若有所悟遂着道  
士服江浙儒學提舉段吉甫先生天祐贈之以詩曰歌舞當今  
第一流洗妝拭面別青樓便隨商嶽夫人去不為蘇州刺史留  
瑤館月明簫鳳下綺窓雲散鏡鸞收却嫌癡絕潯陽婦嫁得商  
人已白頭能改齋漫錄云唐陽郭伯作妓人出家詩曰盡出花  
鈿與四隣雲鬟剪落向殘春暫驚風燭難留世便是池蓮不染  
身貝葉欲翻迷錦字梵聲初落誤梁塵從今艷色歸空後湘浦  
應無解佩人湘山野錄乃謂陳彭年作此不考之過也吁二先  
生之風流餘韻於此可以想見矣

河南王卜憐言為本省丞相時一日掾吏田榮甫抱牘詣府請  
印王留田侍宴命司印開匣取印至前田誤觸墜地王適更新  
衣而印朱泚汗滿襟王色不少動歡飲竟夕又一日行郊天氣

且暄王易涼帽左右捧筮侍風吹墮石上擊碎 御賜玉頂王  
笑曰是有數也諭令毋懼噫此其所以為丞相之量

至正辛卯夏松江普照寺僧舍一弊帚開花又嘉興儒學閣入陶  
氏磨上木肘發青條開白花又吳江分湖里煨工一柳榭禱以  
安鉄礎者且十餘年矣發長條數莖如葉二家雖有此怪而皆  
無恙豈非關係 國家之氣數乎

平江虎丘閣版上有一竅當日色清朗時以掌大白紙承其影則  
一寺之形勝悉於此見之但頂反居下耳此固有象可寓非幻  
出者松江城中有四塔西曰普照又西曰延恩西南曰超果東  
南曰興聖夏監運家乃在四塔之東而小室內却有一塔影長  
五寸許倒懸于西壁之上不知從何而來然不常有或時見之  
焉是又不可曉也

恒按察者忘其名錢唐懷古嘗作一詞云靜中看記昔日湖山隱  
隱宛若虎踞龍蟠下襄樊指揮湘漢鞭雲騎圍繞江干執不成  
三時當混一過唐之數不為難陳橋驛孤兒寡婦久假當還掛  
征帆龍舟催發紫宸初卷朝班禁庭空土花暈碧輦路悄詞唱  
聲乾縱餘得西湖風景花柳亦凋殘去國三千游仙一夢依然  
天淡夕陽間昨宵也一輪明月還照臨安蓋鴨頭綠調也

後至元間同知兩浙都轉運鹽使司事趙君伯常休日與書吏談  
官府政事曰吾曩為中書提控掾吏時夜坐私第一室忽有  
兩隸來前傳都堂鈞旨呼喚遂即上馬隸前道至一官府樹木  
陰翳大官危坐聽事上問曰河南饑省咨至乃緩七日不報彼  
處死者甚衆汝知之乎吾荅曰某提控耳該掾措達之罪已嘗  
呈舉官沉思良久曰非汝過也汝退又命前隸曰可急追該掾

某人來吾遂夢竟也明日晨起令人覘之夜暴死矣人命至重  
尔輩其慎之

建德路達魯花赤古篤魯丁字志道守贛州路任滿聽除時有故  
吏立往臨江貼補介魯及贖見總管木八刺木即日錄用就遣  
立持俸鈔五十定餽魯蓋魯以廉故家甚貧朋友間每分財以  
濟之立竟匿其鈔後木數得魯書而謝不及此疑焉因便使問  
之魯知為立匿有即具書請失謝之罪立聞此惶赧無地令兒  
子奉鈔還魯終不受且為隱其惡未嘗與人言夫魯西域人也  
度量之宏深乃如是可謂厚德君子矣若立者名教中所不可  
容尚孰責哉

中書平章闊闊歹之側室高麗氏有賢行平章死誓弗貳適正室  
子拜馬朶兒赤說其色欲妻之而不可得乃以其父所有大蒼

納環子獻於太師伯顏此物蓋伯顏所屬意者伯顏喜問所欲  
遂白前事伯顏特為 奏聞奉 旨命拜馬朶兒赤收繼小母

高麗氏高麗氏夜與親母踰垣而出削髮為尼伯顏怒以為故  
違 聖旨再 奏命省臺泊侍正府官鞠問諸官奉命惟謹鍛

鍊備極慘酷時國公闊里吉思於鞠問官中独秉權力侍正府  
都事帖木兒不花數致語曰誰無妻子安能相守至死得有如  
此守節者莫大之幸而反坐以罪恐非我 治朝之盛典也國  
公悟為言於伯顏之前死曲解釋其事遂已帖木兒不花漢名  
劉正卿後至監察御史而卒

五臺山有鳥名寒號蟲四足有肉翅不能飛其糞即五灵脂當盛  
暑時文采絢爛乃自鳴曰鳳凰不如我比至深冬嚴寒之際毛  
羽脫落索然如穀雛遂自鳴曰得過且過嗟夫世之人中無所

守者率不甘湛涪鄉里必振拔自豪求尺寸名詫九族儕類則  
便志滿意得出肆入揚以為天下無復我加矣及乎稍遇貶抑  
遽若喪家之狗垂首貼耳搖尾乞憐惟恐人不我恤視寒號蟲  
何異哉是可哀已

嘗見人戲呼一譁訐者為鄧思賢初不可曉後讀筆談始得其說  
云世傳江西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皆訟牒法也其始則教  
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劫  
之蓋思賢人名也人傳其術遂以名書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  
醫有十三科 考之聖濟總錄大方脈雜醫科小方脈科風科產  
科兼婦人雜病科眼科口齒兼咽喉科正骨兼金鏃科瘡腫科  
鍼灸科祝由科則通兼言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五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六

天台陶宗儀 九成

宋泰山王質所著雲韜堂紹陶錄錄中首載栗里華陽二譜惟先  
生之大節高風流播千古而質者乃能次第其出處作為年譜  
且以名吾書紹陶之志是可尚已遂錄于此云

書陶栗里譜

元亮高風發於宋晉去就之際君曾祖事晉懋著勲勞自宋武帝  
芟元復馬逆揣其末流即不出武帝將收賢士以繫人心見要  
亦不應陶謝皆世臣君世地色言俱僻而靈運為武帝兼任最  
後乃欲詭忠義雜江海遠師送君過虎溪而却靈運不入蓮社  
素心皆所鑒知譜具左方

興寧三年乙丑 晉哀帝



君生於潯陽柴桑今德安縣楚城市是父軼名命子詩云於穆仁考澹焉虛止寄迹風雲宜茲愜喜陶氏自侃以武功擅世後裔稍襲故風多流亂岐蓋折翼之祥發之旁派傳淡傳君父子皆以隱德著稱侃女適孟嘉嘉女適君父是生君其氣所傳造化必有可言者

大元元年丙子晉武帝

君年十二失母祭妹文云慈妣早世我年二六

大元九年甲申

君年二十失妻楚調詩云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妻翟氏偕老所謂夫耕於前妻鉏於後當是翟湯家湯莊矯法賜四世以隱行知名亦柴

大元十九年甲午

君年三十有歸園田詩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初為州祭酒當在其前不堪乃解歸故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尋亦却主簿

隆安四年庚子晉安帝

君年三十六五月有從都還阻風規林詩當是參鎮軍銜命自京都上江陵故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後父在柴桑故云一欣侍溫顏又云久游戀所生父為人度不肯適都當是已舍單行見還舊居詩軍僚差疆郡吏故云時來苟冥會婉戀憇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田園疏

隆安五年辛丑

君年三十七正月有游斜川詩云開歲倏五十方三十七作五日是當是故歲五月還潯陽今歲七月適江陵有赴假還江陵

夜行途中詩留潯陽踰年當是予告在鄉至是往赴云聞君三十載自未參鎮軍以前得三十六年當是不堪勞役遂起歸意故云詩書敦宿好園林無俗情如何捨此去遙遙至南荆失父祭妹文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罰觸事未遠書疏猶存當是妹自武昌報江陵時父在柴桑

元興二年癸卯

君年三十九正月有始春懷古田舍詩當是自江陵歸柴桑復適京都宅憂君家思溢城故有懷古田舍又云良苗懷新十二月有與從弟敬遠詩云寢迹衡門下在都亦當是處野

元興三年甲辰

君年四十有連雨獨飲詩云儻仰四十年有飲酒詩云是時向立年志氣多所耻遂盡分然介終死歸田里當是在壬辰癸巳

為州祭酒之時所謂投耒去學仕又云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至是得十二年

義熙元年乙巳

君年四十一二月有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詩當是故歲自都還里即言庚子始事鎮軍繼事建威中經惟憂至是得六年復銜命至都其家尚未歸柴桑還舊居詩云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往來時經鄉閭不常留稍成疏故云阡陌不移舊邑屋或時非履歷周故居隣老罕復遺至是始定居斷他適十一月有歸去來辭九月家留柴桑身往彭澤至是免歸當是不堪軍役故求縣不堪縣役故歸家所謂風波未定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足以為酒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平生之志始決見序及辭甚詳失妹所謂情在駿奔自免去職是歲劉將軍錄

尚書

義熙三年丁未

君年四十三有祭程氏妹文自乙巳至是所謂服制再周

義熙四年戊申

君年四十四有六月遇火詩云奄出四十年

義熙五年己酉

君年四十五有九日詩

義熙六年庚戌

君年四十六有西田獲早稻詩

義熙七年辛亥

君年四十七有祭從弟敬遠文云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晨采上藥夕聞素琴當時同志見文甚詳

義熙十年甲寅

君年五十有雜詩云柰何五十年棄官來歸至是得十年故云荏苒經十載暫為人所羈

義熙十一年乙卯

君年五十一有與子儼等疏云年過五十又云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五六月北窓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號羲皇上人見疏甚詳

義熙十二年丙辰

君年五十二有下濕田舍雜詩云曰余為此來三四星火類當是得此在癸丑甲寅之間

義熙十四年戊午

君年五十四楚調云僂俛六九年召為著作佐郎不應是歲宋

公為相國

元熙元年己未晉恭帝

君年五十五王休元為江州自造不得見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於半道栗里要之即引酌野亭休元出與相聞極歡終日嘗九日把菊無酒休元餉之有九日閒居詩所謂秋菊滿園特醪靡至當時未獲所遺休元在江州幾六載未審的在何年自乙巳至丁卯訖死未嘗他適獨暫為休元入州

永初元年庚申宋武帝

君年五十六同隱周續之名至都為顏延之連控義熙間檀韶為江州邀續之在城北請禮讐書有示周掾祖謝詩云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又云但願還渚中從我頴水濱江城尚不欲周往矣况京師劉遺民亦同隱有和劉柴桑詩云挈杖還西廬

又云春醪解飢劬其還以春有酬劉柴桑云嘉穗眷南疇又云慨然知己秋其還至是及秋初自西廬移南村有移居詩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朝夕又云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遷居殆為遺民之徒尋還西廬度相距亦不遠與遺民更相酬酢不改賞文折義之時未審的在何年或恐劉柴桑似縣令劉或嘗為此縣存此呼或有命不為猶續之嘗命為撫軍參軍不就因呼周掾皆不可知但非時為宰者語皆冷交非熱官丁柴桑詩云秉直司聰于惠百里此乃當官無疑尋詩鍾情於劉過厚於周遺民自隱之餘無聞續之在隱之中微婉君與周劉號潯陽三隱校情義稍有淺深是歲宋武帝踐祚

景平元年癸亥晉營陽王

君年五十九顏延之為始安過潯陽日造飲酣醉臨去留二萬

錢悉送酒家相知久間驟見益驩延之未審何時來柴桑所謂自爾分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簷隣舍當時不詣劉穆之之時又未審何時去柴桑當是為豫章世子參軍之時據詩參傳畧見

元嘉三年丙寅宋文帝

君年六十二檀道濟為江州時抱羸疾多瘠餒往候饋以梁肉不受

元嘉四年丁卯

君年六十三有自祭文云律中無射擬挽歌詩云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當是杪秋下世顏延之詩云視化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祠弗恤其臨終高能見諫甚詳君平生好談歸盡蕭統以為處百歲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白駒寄寓逆旅與大塊而榮枯隨中和而放蕩豈能勞於憂畏役於人間最知深心形贈影答神釋本趣畧見所謂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使須盡無復獨多慮惟患不知既已洞知安坐待此夫復何言杜甫許避俗未許達道識者更詳之

書陶華陽譜

通明高風發於梁齊宋去就之際君祖父皆食宋祿身又生宋代自齊高帝代宋旋引去梁武帝代齊益退藏平時以師待君然大節有定操豈復以恩禮推移暫至丹陽應簡文之命不少至京都慰武帝之懷抑何其堅忍壯年果於遺世炤之審故判之不疑譜具左方

孝建三年丙申宋世祖

君生於丹陽秣陵今上元縣冶村是母郝氏夢兩天人持鑪焚

香來前有娠今世為君再世為孫思邈兩世肇啓於鄰故其兆先形當是本居天仙趣報盡還入人趣植根弗凡受形亦異生以火年火月又夏至極陽日悉稟純陽多起飛心累功積行所升當益高推佛言參君迹畧見

大明四年庚子

君年五歲常持荻畫灰學書

泰始元年乙巳

宋明帝

君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即有志養生語人仰青天睹白日不覺為遠及長博讀書邃解文武諸伎自後天文地理人事雖至淵妙咸臻底極當時已罕傳歷年愈遠行世寢稀梁傳所載九種今傳惟四種傳有志無八種傳無志有五種本草後人增衍考正益詳間與集注差異

元徽二年甲寅

宋蒼梧王

君年十九蕭將軍錄尚書引為諸王侍讀故事止典文學無他務除奉朝請故事止奉朝會請召本不為官雖在宦途亦居靜地及求縣乃不遂緣執可見

永明十年壬申

齊世祖

君年三十七家貧求宰縣不遂脫朝服挂神武門去止句曲山體即輕捷性嗜山水所歷必吟咏盤旋不已語人吾見朱門廣厦雖適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岩瞰大澤知難立止自當欲就之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不爾豈得為今日之事亦緣執使然此語甚真是事先有根次有緣次有執相符乃入所謂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執成之惟難契故曠世難就

隆昌元年癸酉

齊鬱林王

君年三十八沈約為東陽屐屐不至自棲句曲不出所謂徧歷名山

求訪仙藥或未然一至句章禮育王塔一至丹陽應太子召他適皆無考又言往東陽使孫游嶽授符圖經法亦無考惟楊羲靈寶五符傳句容葛粲粲以傳陸脩靜陸以傳孫許翹二景歌東陽章靈民出都遇得以與孫度所得止在秣陵句曲之間非遠適而後傳永元元年己卯齊東昏侯

君年四十四在句曲築樓高二層身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不娶無子它眷亦不通先斷此根可議他事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聆響為樂閒獨遊泉石此門忌濁便清神仙上景多雲霞下景多山水物多金玉色多紫碧他皆類是所謂孰之養之覆之若欲成辨必加將護大要離塵換境為上中興元年辛巳齊和帝

君年四十六蕭都督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迎謁初齊末作水丑木之歌至是接讖文成梁字令弟子進之遂以梁建國後覆沒亦預言朱黠已巳詩嘆朝陽重離七元卒驗雖隱茅山不卻人土詢謀中大通初獻善勝成勝二刀度武帝祖陳慶之覆魏洛陽好大之心寢侈參會侯景大觸駭機豈盡忘抹世者但觀時耳蚤慕張良甚深黃石編書蓋傳真秘謀兵法其間餘事推已及物亦致平緒術此門隱除魔顯定亂學道者問及君著水鏡掘鏡當是早為豈挂晚念

天監元年壬午梁高祖

君年四十七梁武帝在西邸與游及即位恩禮彌篤問訊弗絕屢招不出畫兩牛一牧放水草之間一金絡頭人執杖驅之知不可復致旁族李直亦不肯事梁武帝嘗歎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門風何繇乃爾

天監四年乙酉

君年五十移居積金澗泉石益奇無蛇虎有佳木及雜藥初之

青林及來居皆自茂在句曲東壟

中大通元年巳酉

君年七十四遇異人宣闔以本草用蝨蟲水蛭之屬傷物遲一紀可解形至期果化尸解凡十餘種世傳闔自青城來句曲先升以君聞帝錄其積水之功化後為蓬萊都水監見仙傳及拾遺甚畧今茅山相傳稍詳但微涉異

大同二年丙辰

君年八十一隻眼或方夢勝力菩薩授菩提記乃詣鄧縣禮阿育王塔自誓受戒世傳呂岩從鍾離權受劍訣後二百餘年來參黃龍惠南始竟佛言不修正覺別得生理休止深山大島絕於入境報盡還來散入諸趣晚年始堅此願唐志有所著草堂法師傳當時佛教雖隆禪宗未開圓覺以大通元年至以是年去留臺城十九日度君不及相見

大同六年庚申

君年八十五逆寇亡日仍為告逝詩及卒顏色如常香氣彌山華陽頌云號期行當滿亥數未終丁迨乃承唐世將賓來聖庭化後一遇丁亥為陳臨海王光大元年再遇丁亥為唐太宗貞觀元年升平之盛降古所稀聖庭當是此時初隋文帝輔周以國子博士召孫思邈不應密言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以濟人宣政元年至貞觀元年適滿五十年應命來見太宗官之不受辭歸太白山風素極類隱居它無種不類形有轉移神無變易自是至丁卯獨孤信鎮洛陽之時正七歲至丁亥太宗召至長安之時得八十七歲暮齡有少容所以驚嗟盧照鄰稱其自謂生開皇辛酉當時已不信若爾豈得聖童之稱博士之召貞觀丁亥方二十七歲豈得少容之嘆若言數百歲豈得七歲



弱冠之譽度思題之生適繼隱居之沒其為後身何疑挺契頌  
又云重離倘或似謂簡文與武帝俱非令終又云七夕乃扶胥  
謂武帝凡七改元世稱推戴為策立侯景嘗為懷朔鎮功曹吏  
至是纂梁稱漢故云扶胥所謂篇中字皆有義旨後人自以篇  
中事求之則機萌一頌二十字顧豈虛設矧又彰明業運頌又  
云濟神既有在去留從所宜神既濟矣在於何所華原孫氏即  
其所在也已當知佛言報盡還來及舍生趣生至確可信識者  
更推之

清異錄二卷乃宋陶翰林毅所撰凡天文地理君道官志人事女  
行君子么麼釋族仙宗草木花果蔬藥禽獸蟲魚支體作用居  
室衣服粧飾陳設器具文用武器酒漿茗薈饌羞喪葬鬼妖皆  
創為異名新說而藥譜一則尤奇甚因備錄之

藥譜

其源底答言天成中進士侯寧極戲造藥譜一卷盡出新意改  
立別名因時多艱不傳於世余以禮求假錄一通用娛閒暇

假君子牽牛

昌明童子川烏

淡伯厚朴

木叔胡椒

雪眉同氣豆白扁

含九使者花椒

鹹毒仙子預知

貴老陳皮

遠秀卿沉香

化米先生神麴

九日三官黃吳茱

燄突硫黃

三閭小玉白芷

中黃節士麻黃

時美中蔣蘿

導河掾木猪

嗽神子五味

削堅中尉三稜

曲方氏防風

白大壽吳朮

洞庭奴隸枳殼

黃英古檀香

綠劍真人菖蒲

魏去疾阿魏

禹孫澤瀉

橐籥尊師仙靈

風稜御史史君

雪如來白芨

風味團頭縮砂

赦肺侯徽冬

骨鯁元君華辭

苦督郵黃苓

調睡參軍陳素

黑司命獲蓉

知微老白薇

太清尊者朴硝

既濟公升麻

冷翠金剛石楠

脫核嬰兒桃仁

澀翁訶梨勒

抱靈居士香附

隨陽給事中遂

斜枝大士草龍

野文白頭

建陽八座蛇床

玄房仲長統皂

藜生藥王覆盆

仁棗川練

石仲寧滑石

命門錄事安息

隱上座郁李

水狀元紫蘇

飛風道者硝

畢和尚華澄

金山力士銅然

膺男甘松

冰喉尉薄苛

草東床大腹

賢曹都護葫蘆

壽祖威靈仙

水銀輕粉

千眼油鞋仁

延年卷雪

玲瓏霍去病

黃香影子

六停劑五味子

顯明把阿膠

出樣珊瑚木通

中央粉蒲黃

瘡帚何首烏

支解香丁皮

洗瘡丹菴柳

海腊麒麟竭

水磨橄欖子

無名印地榆

無憂扇批把

鬼木串槐角

黑殺星夜明砂

續命筒乾漆

蠻龍古血沒藥

清涼種香薷

羽化魁五加

度厄錢連翹

聖籠鬆瞿麥

翻胃木常山

湯主山茱萸

醒心杖遠志

玉皇瓜馬兜鈴

偷蜜珊瑚甘

德兒杏仁

混沌螟蛉寄生

永嘉聖脯藪

紅心石赤石脂

藥本五靈脂

靜風尾荆芥

正坐丹砂附子

迎陽子兔絲子

山屠黃蘗

脾家瑞氣肉豆蔻

甜面淳于蜜陀僧

剔骨香青皮

痰宮劈歷半夏

玉虛飯龍腦

鎖眉根苦參

黑龍衣鱉甲

小帝青青鹽

百辣雲生姜

綬帶米麥蘗

半夏精天南星

夜金雄黃

沙田髓黃精

無聲虎大黃

小昌明草烏

草兵巴豆

巢烟九肋烏梅

百子堂少果

皺面還丹人參

琥珀孫松脂

賊參薺危

不死麩茯苓

火泉竹瀝

比目沉香烏藥

陸續九蔓荆子

地白瓜蒌根

天豆破故紙

滴膽芝黃連

新羅白肉白附子

痰香嬌丁香

破関符蓬莪朮

王絲皮杜仲

血櫃牡丹皮

川元蠶川芎

九女春鹿茸

百藥綿黃芪

英華庫益智

通天拄杖然牛

赤天佩姜黃

丹田霖雨巴戟

百丈鬚石斛

飛天蕊旋覆花

安神隊仗麥門冬

鄆芝天麻

錦綉根芍藥

草魚目薏苡

茅君寶篋椿

尉佗圭桂

鍊形松子栢子仁

蘆頭豹子蝶

丑寶牛黃

肚裏屏風艾

九畹菜澤蘭

女二天當歸

大通綠木香

早水晶硼砂

還元大品地黃

兩平章羌活

死冰白河蠶

一寸樓臺蜂窠

三尸錄枸杞

無情手硃砂

拔萃團麝香

綠鬚姜細辛

笑靨金菊花

走根梅乾葛

八月珠茴香

銀條德星山藥

埋光烏藥良姜

椹聖草撥

破軍殺大戟

吉祥杵桔梗

金母脫鬱金

線子檀茅香

良醫七首麝

產家大器秦苑

滴金卵延胡

鬼丹盧會

宜州樣子白豆蔻

瓦墀斑具母

孝梗知母

萬金茸紫苑

秦尖蒺藜

西天蔓前胡

蕨臣卷柏

五福鬻白欬

保生叢藁本

戒奴狗脊

蒜腦諸百合

備身弩羌花

帝膏蘇合香

玉靈斤石膏

宋馬永卿嬾真子錄云古人重譜系故雖世胄綿遠可以考究淵明命子詩云天集有漢眷于愍侯燕燕愍侯運當攀龍撫劍風邁顯茲武功參誓山河啓土開封按漢功臣表開封愍侯舍以左司馬從漢破代封侯昔高帝與功臣盟云使黃河如帶泰山

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所謂參誓山河謂此盟也高帝功臣百有二十人舍其一也又云曹曹丞相允迪前從渾渾長源鬱鬱洪柯群川載道幾條載羅時有語默運同隆密此蓋謂青也功臣表開封愍侯舍封十一年薨十二年夷侯青嗣四十八年薨所謂群川衆流時有語默運同隆密以言自青後未有顯者也淵明乃長沙公之曾孫然侃傳不載世家獨於此見之後世累經亂離譜籍散亡然又士大夫因循滅裂不如古人所以家譜不傳於世惜哉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六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七

天台陶宗儀九成

宋番易張世南宦游紀聞云辨博書畫古器前輩蓋嘗著書矣其間有論議而未詳明者如臨摹硬黃響榻是四者各有其說今人皆謂臨摹為一體殊不知臨之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紙在旁觀其大小濃淡形執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硬黃謂置紙於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鱗角毫釐必見響榻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窓牖間映光摹之辨古器則有所謂款識臘茶色朱砂斑真青綠井口之類方為真古其製作有雲紋雷紋山紋輕重雷紋垂花雷紋鱗紋細紋粟紋蟬紋黃日飛廉饕餮蛟螭虬龍麟鳳熊虎龜蛇鹿馬象鸞夔犧雉鳧雙魚蟠虺如意圈絡盤雲百乳鸚耳貫耳偃耳直耳

附耳挾耳獸耳虎耳獸足夔足百獸三螭棊草瑞草篆帶結之

執星帶四旁飾輔乳鐘名用以節樂者碎乳鐘名天乳三十六立夔雙

夔之類凡古器制度一有合此則以名之如雲雷鍾鹿馬洗鸚

耳壺之類是也如有欵識則以欵識名如周叔液鼎齊侯鍾之

類是也古器之名則有鍾大曰特中曰編小曰編鼎尊壘彝彝舟有耳白

音酉又音用中尊器瓶爵斗有耳有流有流即爵也卮觶之鼓切也角而無

柱其形簋類鼎而矮豆牛溲切無鈇徒徑切又尊觚

鬲形製同鼎漢志鍍才宥切玉篇云似金而盃戶戈切又胡臥

也似鼎而有蓋壺其類有四曰圓盃於含切覆蓋也似洗樣甗

浦後切類甗甗類豆鋪陳罍類盃如風窓下設盤以盛之匜代支

盥盤洗盆銷呼玄切類洗玉杆磬鎮鐸征類鐘戚飾物奩

鑑即節鉞戈矛盾弩機表坐旂鈇刀筆杖頭蹲龍飾或云闌

物鳩車兒戲得現廣車輅託較之屬此其大槩難於盡

備然知此者亦思過半矣所謂欵識乃分二義欵謂陰字是凹

入者刻畫成之識謂陽字是挺出者正如臨之與摹各自不同

也臘茶色亦有差別三代及秦漢間器流傳世間歲月寢久其

色微黃而潤澤今士大夫間論古器以極薄為真此蓋一偏之

見也亦有極薄者有極厚者但觀製作色澤自可見也亦有數

百年前句容所鑄其藝亦精今鑄不及必竟黑而燥須自然古

色方為真古器也趙希鵠洞天清錄集古鍾鼎彝器辨云夏尚

忠商尚質周尚文其制器亦然商器質素無文周器雕篆細密

此固一定不易之論而夏器獨不然余嘗見夏琫戈於銅上相

嵌以金其細如髮夏器大抵皆然歲久金脫則成陰窾以其刻

畫者成凹也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子後稍淡午後

乘陰氣翠潤欲滴間有土蝕處或穿或剝並如蝸篆自然或有  
斧痕則是偽也銅器墜水千年則純綠色而瑩如玉未及千年  
綠而不瑩其蝕處如前今人皆以此二品體輕者為古不知器  
大而厚者銅性未盡其重止能減三分之一或減半器小而薄  
者銅性為水土蒸淘易盡至有鉏擊破處並不見銅色惟翠綠  
徹骨或其中有一線紅色如丹然尚有銅聲傳世古則不曾入  
水土惟留傳人間色紫褐而有硃砂班甚者其班凸起如上等  
辰砂入釜以沸湯煮之良久斑愈見偽者以添調朱為之易辨  
也三等古銅並無腥氣惟土古新出土尚帶土氣久則否若偽  
作者熱摩手心以擦之銅腥觸鼻所謂識紋款紋亦不同識乃  
篆字以紀功所謂銘書鍾鼎夏用鳥跡篆商則蟲魚周以蟲魚  
大篆秦用大小篆漢以小篆隸書二國隸書晉宋以來用楷書

唐用楷隸三代用陰識謂之偃蹇字其字凹入也漢已來或  
用陽識其字凸間有凹者或用刀刻如鐫碑蓋陰識難鑄陽識  
易為決非三代物也款乃花紋以為飾古器款居外而凸識居  
內而凹夏周器有款有識商器多無款有識古人作事精緻工  
人預四民之列非若後世賤丈夫之事故古器款必細如髮勻整  
分曉無纖毫模糊識文之筆畫宛然如仰瓦而不深峻大小深  
淺如一亦明淨分曉無纖毫模糊此蓋用銅之精者並無砂顆  
一也良工精妙二也不吝工夫非一朝夕所為三也今設有古  
器款稍或模糊必是偽作質色臭味亦自不同句容器非古物  
蓋自唐天寶間至南唐後主時於昇州句容縣置官塲以鑄之  
故其上多有監官花押其輕薄漆黑款黑雖可愛要非古器歲  
久亦有微青色者世所見天寶時大鳳環瓶此極品也偽古銅

器其法以水銀雜錫末即今磨鏡藥是也先上在新銅器上令  
勻然後以醞醋調細硃砂末筆蘸勻上候如臘茶面色急入新  
汲水滿浸即成臘茶色候如漆急入新水浸成漆色浸稍緩即  
變色矣若不入水則成純翠色三者並以新布擦令光瑩其銅  
腥為水銀所置並不發露然古銅聲微而清新銅聲濁而闕不  
能逃識者之見古人惟鍾鼎祭器稱功頌德則有識盤孟寓戒  
則有識他器亦有無識者不可遽以為非但辨其躰質款紋顏  
色臭味足矣夫二書之論銅器固以粲然具備然清修好古之  
士又不可不讀經傳紀錄以求其源委如薛尚功款識法帖及  
重廣鍾鼎韻七卷者宜和博古圖呂大臨考古圖王休嘯堂集  
古錄黃睿東觀餘論董道廣川書跋等書皆當熟味徧參而斷  
之以經庶可言精鑒也

今人家正門適當巷陌橋道之衝則立一小石將軍或植一小石  
碑鐫其上曰石敢當以厭禳之按西漢史游急就章云石敢當  
顏師古注曰衛有石碣石買石惡鄭有石制皆為石氏周有石  
速齊有石之紛如其後以命族敢當所向無敵也據所說則世  
之用此亦欲以為保障之意

俗謂不通時宜者為方頭陸魯望詩云頭方不會王門事塵土空  
緇白紵衣

玉臺詩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孟東  
野和蕃薇歌仙機軋軋飛鳳凰花開紫拾有貳行詩皆用紫拾  
貳不知何所祖

京師旃檀佛以靈異著聞海宇王侯公相士庶婦女捐金莊嚴以  
丐福利者歲無虛日故老相傳云其像四體無所倚着人君有



道則至其國。國初時尚可通一綫無礙。今則不然矣。按翰杯  
學士程鉅夫瑞像殿碑刻云：釋迦如來初為太子，生七日，母摩  
耶棄世，生切利天。佛既成道，思念母恩，遂昇切利天，為母說法。  
優填國王自以久失瞻仰，於如來欲見無從，乃刻旃檀為像，自  
犍連尊者慮有闕陋，躬以神力攝三十二匠，昇切利天，諦觀相  
好。三返乃得其真，既成國王，臣民奉之猶真佛焉。及佛自切利  
天復至人間，王率臣庶同往迎佛，此像騰步空中，向佛稽首，佛  
為摩頂，授記曰：我滅度千年之後，汝從震旦東土廣利人天，由  
是西土一千二百八十五年龜茲六十八年涼州十四年長安  
一十七年江南一百七十三年淮南三百六十七年復至江南  
二十一年汴梁一百七十七年北至燕京，居聖安寺十二年北  
至上京大儲慶寺二十年南還燕宮內殿五十四年丁丑歲三

月燕宮火，迎還聖安寺，居今五十九年乙亥歲當今。

大元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也。帝遣大臣李羅等四衆備法駕  
仗衛首伎，迎奉萬壽山仁智殿。丁丑建大聖安寺。己丑歲自仁  
智殿迎安寺之後，殿大作佛事，瑞像計自優填王造始之歲至  
今延祐丙辰凡二千三百有七年。又釋氏感通錄云：梁武帝遣  
郝騫等往天空國迎佛旃檀像，其王模刻一像付騫。天監十年  
至建康，帝迎奉太極殿，建齋度僧大赦，斷殺自是，蔬食絕慾。據  
此說又與碑文不同。即今聖安寺所安之像，抑優填之所刻歟。  
天空之摹刻歟。

今人家娶婦，輿轎迎至大門，則傳席以入，弗令履地。然唐人已爾。  
樂天春深娶婦家詩云：青衣轉去聲，檀褥錦繡一條斜。

吉之求豐，劉氏女天兵南下，日為東平王。郎中有所屬後王聞其

父母兄弟舅姑夫子咸在因放之歸且作歸婦吟以送之詩曰  
烈火都将玉石焚死生契闊憶中分信音一絕思青鳥望眼雙  
穿見白雲殘日鶴鴒還有難北風鴻雁正離群新詩送尔還家  
去重續當年織錦紋吁固雖劉氏有莫大之幸而王亦仁人者  
矣

或者謂晉唐間人所画士女多不帶耳環以為古無穿耳者然莊  
子曰天子之侍御不义揃不穿耳則穿耳自古亦有之矣

吳中呼女子之賤者為丫頭劉賓客寄贈小樊詩花面丫頭十二  
三春來綽約向人時

今以早飯前及飯後午前午後哺前小食為點心唐史鄭修為江  
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治妝未畢我未及餐  
尔且可點心則此語唐時已然

今蒙古色目人之咸獲男曰奴女曰婢搃曰驅口盖國初平定諸  
國日以俘到男女匹配為夫婦而所生子孫亦為奴婢又有曰  
紅契買到者則其元主轉賣於人立券投稅者是也故買良為  
驅者有禁又有陪送者則標撥隨女出嫁者是也奴婢男女止  
可互相婚嫁例不許聘娶良家若良家願娶其女者聽然奴或  
致富主利其財則候少有過犯杖而錮之席卷而去名曰抄估  
亦有自願納其財以求脫免奴籍則主署執憑付之名曰放良  
刑律私宰牛馬杖一百毆死驅口比常人減死一等杖一百七  
所以視奴婢與馬牛無異按周禮其奴男子入于皐隸女子入  
于春藁說文奴婢皆古罪人夫今之奴婢其父祖初無罪惡而  
世世不可逃亦可痛已又奴婢所生子亦曰家生孩兒按漢書  
陳勝傳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師古曰奴產子猶

人云家生奴也則家生兒亦有所據

愠抵謂腋氣也唐崔令欽教坊記云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  
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姿媚而微愠抵

張公可與者濟南人律身廉正持法公平苟可以納忠於國雖

斧鉞有所不避為中書郎中日先帝時一大姦以元惡受顯

戮後二子黃緣入侍幸沐天眷特各授行省平章陛辭

叩首言曰先臣在九原弗獲露一命之榮當不瞑目臣敢昧死

請上命左右傳旨中書獨公不奉詔越數日上召丞

相面諭之丞相退謂公曰聖意寵遇之深當復柰何公曰

朝廷果欲舉行贈典必須雪其非罪若然是先帝不合誅之

以先帝為何如主哉則上之於先帝反不若大姦之有

後矣不孝孰大焉丞相備公言以聞上為動容而止公以

病在告都堂有人訴宗室謀逆奏送刑部問狀逮鞫有證驗而

死于獄宗室之妻見上泣曰臣妾夫其無罪枉死上但知

送部而不謂其已死聖怒命御史臺鞫問丞相懼謀之公即

扶疾至省取牘補署花押衆皆愕然丞相曰恐掾史所行有錯

欲照畧耳非謂此也公曰自丞相以下皆當聽問其何獨求免邪

既而緘牘令該掾抱詣臺臺官首問曰張郎中曾書卷否曰然

臺官議曰張郎中所行未嘗差錯况此一事中書得旨施行

執法者復何罪因覆奏曰臣等取省案根勘宗室某之死不

枉上領之其事遂寢如公者誠天子之爭臣也矣

宋張文潛明道雜志云經傳中無嬀姁二字嬀字乃世母字二合

呼姁字乃舅母字二合呼也二合如真言中合兩字音為一

蘇小小見諸古今吟咏者多矣而世又圖寫以玩之一何動人也

如此哉春渚紀聞云司馬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妹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唐江上住花開花落不管流年度燕子嚙將春色去紗窓幾陣黃梅雨才仲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黃金縷且曰後日相見於錢唐江上及才仲以東坡先生薦應制舉中等遂為錢唐幕官其解舍後堂蘇小墓在焉時秦少章為錢唐尉為續其詞後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夢斷綵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春浦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畫水輿艤泊河塘柁工邊見才仲携一麗人登舟即前聲喏而火起舟尾蒼忙走報家已慟哭矣能改齋漫錄云劉次莊樂府解題曰錢唐蘇小小歌蘇小小非唐人世見樂天夢得詩多稱咏遂謂與之同時耳次莊雖知蘇小小非唐人而無所擬余按郭茂倩所編引廣題曰蘇小小錢唐名倡也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唐江之西故古辭云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余嘗記虞美人長短句云槐陰別院宜清晝入坐春風秀美人圖子阿誰留都是宣和名筆內家收鶯鶯燕燕分飛後粉淡梨花瘦只除蘇小小風流斜插一枝萱草鳳釵頭亦蘊藉可喜乃元遺山先生所作也

其人以善經紀積貲至鉅萬計而既鄙且嗇不欲書其姓名其尊行錢素菴者抱素逸士也多游名公卿間善詩曲有集行於世其嘗以貴富驕之故作今樂府一闕譏警焉 哨遍 試把賢愚窮究看錢奴自古呼銅臭徇己苦貪求待不教泉貨周流忍包羞油鐺揅手血海舒拳肯落他人後曉夜尋思機殼緣情鉤鉅巧取旁搜蠅頭塲上苦驅馳馬足塵中斯追逐積憤下無厭就捨死忘生出乖弄醜 耍孩兒 安貧知足神明佑好聚

歛多招悔尤王戎遺下舊牙籌夜連明計算無休不思日月搬  
烏兔只與兒孫作馬牛添消瘦不調裊鼎恣逞戈矛 十煞  
漸消磨雙臉春已凋颯兩鬢秋終朝不樂眉長皺恨不得攬頭  
錢五分息招人借架上裕一周年不放贖狼毒性如狼狗把平  
人骨肉做自己膏油 九 有心待拜五侯教人喚甚半州忍  
飢寒攢得家私厚待壘做錢山兒倩軍士喝踣提鈴守怕化做  
錢龍兒請法官行罡布氣留半炊兒八徧把牙關叩只願得無  
支有管少出多收 八 耐心事儘意為不義財儘力掙那裏  
問親弟兄親姊妹親姑舅只待要春風金谷嬌王凱一任教夜  
雨新豐困馬周無親舊只知敬明眸皓齒不想共肥馬輕裘  
七 資生利轉多貪婪意不休為鎚銖捨命爭鬪田連阡陌  
心猶窄架插詩書眼不厭也學采東籬菊子是箇衰呵元亮豹

子浮丘 六 恨不得揚子江變做酒壘積金積到斗為幾文  
贖背錢受了些旁人呪一斗粟與親眷分了顏面二斤麻把相  
知結下寇讎真紕繆一味的驕而且吝甚的是樂以忘憂 五  
這財曾然了董卓臍曾梟了元載頭聚而不散遭殃各怕不  
是誰金積玉連城富販眼早野草閑花滿地愁干生受生財有  
道受用無由 四 有一日大小運併在命宮死囚限纏在卯  
酉甚的散得疾果為你聚來得驟恰待調和新曲歌金帳逼臨  
得佳人墜玉樓難收救一壁相投河奔井一壁相爛額焦頭  
三 窓隔每都颯颯的飛檣卓每都出出的走金銀錢米都消  
為塵垢山魃木客相呼喚寡宿孤辰厮趁逐喧白晝花月妖將  
家人狐媚虛耗鬼把倉庫潛偷 二 惱天公降下灾犯官刑  
繫在囚他用錢時難參透待買他土木驢釘子輕輕釘吊脊筋

鈞兒淺淺鈞便用殺難寬宥魂飛蕩蕩魄散悠悠 尾 出洛  
他平生聚斂的情都寫做臨刑犯罪由將他死骨頭告示向通  
衢裏斃任他日炙風吹慢慢的朽樂府中押逐贖菊字韻者蓋  
中州之音輕與尤字韻相近故也此曲雖曰為某而作然亦可  
以為世勸。

蜀主孟昶納徐匡璋女拜貴妃別號花蕊夫人意花不足擬其色  
似花蕊之翹輕也或以為姓費氏則誤矣

余向在武林日於一友人處見陳居中所画唐崔麗人圖其上有  
題云並燕鶯為字聯徽氏姓崔非烟宜采画秀玉勝江梅薄命  
千年恨芳心一寸灰西廂舊紅樹曾與月徘徊余丁卯春三月  
銜命陝右道出於蒲東普救之僧舍所謂西廂者有唐麗人崔  
氏女遺照在焉因命畫師陳居中繪模真像意非登徒子之用

心迨將勉情鍾始終之戒仍拾四十言使好事者知百勞之歌  
以記云泰和丁卯林鍾吉日十洲種玉大誌宜之題延祐庚申  
春二月余傳命至東平顧市粥雙鷹圖觀久之弗見主人而歸  
夜宿府治西軒夢一麗人綃裳玉質逡巡而前曰君玩雙鷹圖  
雖佳非君几席間物妾流落久矣有雙鷹名冠古今願託君為  
重覺而怪之未卜其何祥遲明欲行忽主人携鷹圖來且四軸  
余意麗人雙鷹符此數耳繼出一小軸乃夢所見有詩四十字  
跋語九十八識曰泰和丁卯出蒲東普救僧舍繪唐崔氏鶯鶯  
真十洲種玉大誌宜之題畫詩書皆絕神品也余驚詫良久時  
有司群官吏環視回縮不目託以跋語佳勝贖之吁物理相感  
果何如邪豈法書名畫自有靈邪抑名不朽者隨神邪遇合有  
定數邪余嘗謂閔睢碩人姿德兼備君子之配也琴心雪句才

艷照芳文士之偶也自詩書道廢丈夫弗學况女流乎故近世非無秀色往往脂粉腥穢鴉鳳莫辨求其彷彿待月章之萬一絕代無聞焉此亦慨世降之一端也因歸于我義弗辭已宜之者蓋前金趙愚軒之字曾為鞏西簿遺山謂泰和有詩名五言平淡他人未易造信然泰和丁卯迄今百十四年云其月二日壁水見士思容題右共五百九字雖不知壁水見士為何如人然二君之風韻可想見矣因俾嘉禾繪工盛懋臨寫一軸適舅氏趙公待制詳見而愛之就為錄文於上按唐元徽之傳奇鶯鶯事以為張生寓蒲之普救寺適有崔氏孀婦亦止茲寺崔氏婦鄭氏也生出於鄭視鄭則異派之從母因丁文雅軍擾掠蒲人鄭惶駭不知所措生與將之黨善請吏護之不及於難鄭厚生德謂曰姨之弱子幼女當以仁兄之禮奉承命鶯鶯出拜頽

色艷異光輝動人生問其年紀鄭曰十七歲矣生自是倦之私禮鶯鶯之侍婢紅娘間道其意既而詩章往復遂酬所願中間離合多故然不能終諧伉儷說者以為生即張子野宋王性之著傳奇辨正按徽之作姨母鄭氏墓銘云其既喪夫遭軍亂徽之為保護其家又作陸氏誌云余外祖睦州刺史鄭滄白樂天作徽之母鄭氏誌亦言鄭滄女而唐崔氏譜永寧尉鵬娶鄭滄女則鶯鶯乃崔鵬之女於徽之為中表也傳奇言生年二十二樂天作徽之墓誌以大和五年薨年五十三即當以大曆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庚辰正二十二歲凡此數端決為徽之無疑特託他姓以避就耳事具侯鯖錄中

江浙行省建治所于杭陸路赴都三千九百二十四里若水程則四千四百四十里東至大海四百九里順風海洋七日七夜可

到日本國西至鄱陽湖接連江西省南康路界一千三百四十  
五里南至汀洲路接連廣東潮州界二千四百二十里北至揚  
子江接連淮南省揚州界七百二十里東到大海四百九里西  
到江西省南康路一千七百五里南到廣東潮州路二千五百  
一十里北到淮南省揚州路七百六十五里東南到漳州路海  
岸二千四百九十九里西南到江西省建昌路一千五百九十  
里東北到松江海岸五百二十二里西北到池州路接連河南  
省安慶路一千三百四十二里此四至八到也今割福建道立  
行省則又不同矣

今人謂易其所守者曰改常北夢瑣言左軍容使嚴遵美闕官中  
仁人也嘗一日發狂手足舞蹈傍有一猫一犬猫忽謂犬曰軍  
容改常也



